



绿意在心头

■肖 浩

虽立春已有月余,但春雨连绵不断寒意沁人,自然没怎么把春的气息收入心里。

今天恰逢休息日,虽然还是阴天,但霏雨终于暂歇下来。清晨起来推开窗户,一片片春意相继映入眼帘。“草树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。”窗外绿化带上一棵棵锦帐华盖般的大樟树缀满了嫩嫩的、淡黄的新芽。一簇一簇的,星星点点,仿佛一夜睡醒后抬起头、伸伸腰,争先恐后地展瓣吐蕊,闹上枝头,争奇斗妍,煞是热闹。空气也十分清新,深深地呼吸一口,吐故纳新,感觉心情爽朗多了。

因为春节的繁忙和疫情的影响,好久没有出去徒步了。今天一群徒友相约去近郊走走,活动筋骨,放松心情。去世俗中探访绿境,在喧嚣中寻找宁静。因为我们过往常聊,只要心中充满绿色的希望,我们就不会在风雨中哀叹,在炎凉中幽怨;我们就不致在荒芜秋天后,又错过春天;我们就能享受岁月静好,时光安然,生命恬淡!

车沿着外环线一路欢行,郊外春的美景不断闯入眼帘。浸润着清晨湿润的雾气,宽阔的大道中间的绿化隔离带苍翠欲滴、晶莹剔透,一丛丛灌木、一株株乔木茂盛地疯长起来。各种颜色的小花含苞待放、抽蕊吐蕾,

在微风中摇曳,空气里蕴含都是肆无忌惮的春天繁盛的气氛。道路两旁的田野长满了金黄的油菜花,像是迎着晨雾走来的新娘,婷婷婷婷,带着一丝娇媚、一丝摄人魂魄的美,原本沉静的田野一下子热闹活泼了起来,多了蜂蝶的陪伴,多了春光的爱抚。

“时有落花至,远随流水香。”车行途经一处水库时,只见堤岸杨柳依依、丝丝下垂,随风飘舞,曼妙多姿。一泓碧水在山峦绿树的倒影下波光粼粼,分出不同层次的深浅颜色,颇为清幽。现在虽是洇水季节,没有暴雨洪水的畅快淋漓,却别有一番静谧和安恬。经过多年的生态环境污染治理,库边的养殖场早已关闭,水质再也没有以前那么浑浊了,清清的,蓝蓝的。一条渔船安静地横弋在岸边,渔翁不知去向。堤岸的青草没入了水中,微风轻轻一吹,水面就荡漾开一波连着一波的轻柔涟漪,就像有人在悄悄地抖动着碧绿的绸子,欢迎我们的到来。鸟儿在天上不停地翻转、鸣叫,啾啾啁啁唤起那美食的愿望。时而俯冲而下,时而振翅高飞,用自己犀利的目光,不断地寻找着捕捉的机会。

“枕上片时春梦中,行尽江南数千里。”在欣赏美景的不知不觉中,我们已行进近二十公里,到达了徒步目的地。经过一冬的

沉寂,山中的野草已从睡梦中清醒,小树的嫩芽已从沉思中冒出。春草如碧丝,迎寒悄然发,荒芜遁形去,山中已碧绿,满山遍野泛出了茫茫绿色生命的迹象。片片树林枝繁叶茂,迎着微风婆婆起舞,仿佛在互诉衷肠,诉说生命之光重燃的喜悦;一些嫩芽初上的枝条,迎着微风静默不语,但静默中却又多了无语的含蓄,仿佛经历过无数世事沧桑。

一群群鸟儿在林梢振翅跳跃飞翔,叽叽喳喳地欢唱,让岁月在翠绿的枝头漾出欢乐的呢喃。林中的寺庙黄墙琉瓦,飞檐斗角,常年不灭的祈福烛火青烟袅袅,偶尔敲响的钟声远飘悠扬,时不时打破寺中的寂静。林中的小溪涓涓潺潺,时而蜿蜒与我们相遇,水量很小但很清澈,让湿润的山峦增添了一份灵气。登至山顶,驻高望远,丛林密布,绿浪翻滚。树枝溢满了生命的绿色,大地弥漫了生活的气息。

寄语雁城风日道,明年春色倍宜人。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已深入人心,绿水青山令人心驰神往。今年的植树节又将来临,新一轮绿化高潮又将迭起,园林城市又将浓墨重彩添上一笔绿意。我们相信,雁城的春天会一年比一年更加美丽。

满庭芳

■罗 雄

昨夜烟花,今日朝霞,新春欢乐重重。凭眺远忆,云梦昔相逢。几处莺歌燕舞,可如今,各自西东。别离后,新情未有,锦书断孤鸿。

索然还无味,孤独凤凰,寂寞梧桐。只懂得,惚见淡云轻风。此情谁堪诉说?都付与,花间酒中。莫待到,归来时节,霜花笑残红。

同事小贺

■胡剑英

银行搞外拓,小贺卖力地发宣传单,有哆哆回道:没米呢!

别走,别走,有米喔!小贺拍拍红色桌布上的袋装香粘米,一脸实诚。

我嘴巴笑歪。我告诉这位新来的东北同事,在长沙话里,米不只是米,还有钱的意思。入乡随俗,遛弯,唠嗑,乡音你得尽量收起。

小贺胖墩墩的,眼镜度数不够,看人一团模糊。他对我点点头说,我菜鸟一个,要学的地方很多,请你们带发我。

我鼓励他,有进步,晓得用“带发”两字了。

过了半个月左右,小贺说,送我和其它同事一点米。想到上次他闹的笑话,我问:什么米?发工资了?你捡宝了?

“东北大米。老妈寄过来的。”小贺边说边将家乡特产放在我电动车车篮里,“不多,我分为几小袋,大家尝尝。”

小米加步枪,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尚需努力。我拍拍小贺的肩膀鼓励道。

小贺借住长沙亲戚家里,每天早上第一个步行到银行打卡,总是乐呵呵的。原来中午都点外卖,湘菜正合他胃口,网上搜遍长沙小吃,结果西装扣子只能扣一粒了。近来也和我一样带饭菜,用微波炉加热吃。我看他带的什么菜,哎呀,口无遮拦说就像猪食!

“未婚妻做的。”小贺也不恼,憨憨笑,“她是我大学师妹,河北的,还在找工作。我们打算在长沙买房后结婚,到时把父母接过来一起生活。菜以后会做得好吃的,只要我们努力打拼,日子会过好的。”

“你名字起得好,天生!天生我才必有用!欢迎到我家做客!我自己做的腊肉,保证韵味!”

菜花黄时不见娘

■周小波

清晨,大哥在乡下打来电话把我叫醒:“昨晚我梦见娘了,娘提着篮子从菜地里走来,裤腿上满是油菜花,你那里有娘的照片不,洗一张放大的清明节带回来。”大哥说得很快,甚至有点急,我迷迷糊糊应答着。窗外滴答的雨声,还有叽叽喳喳鸟鸣,透过氤氲的水雾,露台上那黄色的金雀花慢慢幻化成故乡漫山的油菜花。泥泞的田埂上,晃动着一个个熟悉身影,我睁大了眼睛,想要看清,但身影却又变得更加模糊,倏又不见了。我一下没了睡意,打开手机里的照片,娘坐在轮椅里,手指着远处油菜地,油菜花正灿烂。

这张照片,是去年春天拍的,我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。那天春阳正好,我用轮椅推着娘到外面透透气,空气里弥漫着油菜花的清香。走在乡间机耕道上,看着远处熟悉的山野,听着娘慢慢地“翻古”。当来到对面山腰上,娘指着远处,“现在这些山都荒了,以前这里没有一寸空土,山顶都种上东西。我们家人多,自留地少,队里分的粮食哪里够吃,只有多种副业。再没有吃的,我都会把种子留足,生产队出工之余,口袋里随时都带着种子,遇上哪里有空地,锄上几锄放几粒种子,不管多少总会有些收成。”我随口插了一句,地又不是我家的,种下的东西别人不会收走吗?娘说“崽啊,你莫蠢,只要有收成,别人摘点也没关系,你屋里若拿得出吃的,能忍心看别人受饿?”说完这些,娘的眼睛里透着光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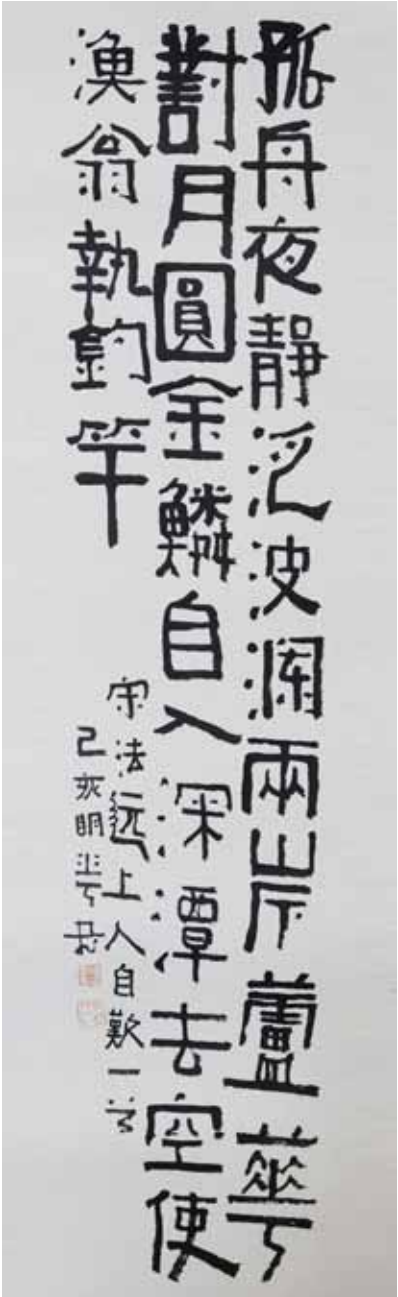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那时种的油菜地,你现在数都数不过来,星子岭、夏牯岭、重山岭、对门岭……哪个山岭没有我和你爸种的油菜,现在要你去走一圈你都走不来。”娘仿佛回到当年,原本有点艰难的呼吸变得轻快。娘说的这些地方,我自然是不会忘记的,说起油菜地,绽放的油菜花未能定格为儿时记忆里的美景,倒是收割油菜的季节的辛苦劳作令我印象深刻。8岁那年,跟娘一起到地里割油菜,割着割着,刺骨的痛令我放声大哭,镰刀割到了左手无名指,血不断涌出。娘扔下镰刀跑过来,责备声中透着焦虑,用力捏住我的无名指,牵着我来到油菜地的土坎旁,用野麦秆从土坎上的蜘蛛洞里缠出一些蜘蛛丝,敷在伤口上,然后用嘴从自己的衣袖上撕下一块布条绑上……

提起这事,娘好像没有多大印象,我问娘为什么用蜘蛛丝放到伤口上,娘也解释不清,只是强调上一辈人告诉她的。“一大家子这么多人,得个小毛病、伤风感冒是常有的,像你们现在这样动不动就上医院打针吃药,那有那么多钱和空闲,我总是找些土方子,你们兄弟一个个不是长得好好的吗?”娘的脸上满是欣慰。娘用的这些土方子,确实很有效。比如遇上拉肚子,娘会用龙叶草烧茶喝;夏天长痱子、疖子,娘就用臭草、夏枯草烧茶喝;遇上受寒感冒,娘就用紫苏杆、葱根、黄豆熬水喝……不只是懂土方子,娘在我们兄弟眼里,总是无所不能,成家后,遇上什么事,我总会习惯性地打电话问娘,好像没有娘解决不了的,哪怕只是和娘说上几句话,心突然就敞亮了。

我推着轮椅缓缓向前,马路边上的油菜花挨着轮椅,娘用手捧起,放在鼻子边深深一嗅,然后轻轻放到一边。“莫走太边上,推中间一点”,娘说话的声音有点大声,我知道娘怕把路边的油菜弄坏。“好厚的油菜花,天老爷这几天莫落大雨,今年肯定有一届好油菜籽。”娘轻声自语。娘的眼里,油菜花不是美景,而是一冬劳作的收成和希望。

随着年事渐高,近三四年娘很少到城里来住。每个周末回乡下看娘,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事情,从未间断。陪伴娘的日子里,心渐渐静了,突然觉得家乡四季变换的景色其实也很美。特别是油菜花开的时节,搬两张小竹椅,陪娘坐在二楼的阳台上,呼吸着混合着泥土气息和油菜花清香的空气,听娘讲着从前的事,看着远处金色的黄花顺着山势任性地蔓延开去,犹如打开一幅山水画卷,伴着春风,奔涌着、起伏着,顿时多了一份心神俱宁的安然与满足。

娘走了,正是油菜播种的时节。没了娘的家乡,一下子变得有点遥远。又到一年菜花黄,家乡今年的油菜花,肯定比往年开得更盛,娘长眠的那个山坡,一定是金黄色的海洋。只是,当我从油菜地归来,谁为我拂去粘在发梢的点点黄蕊?



孤舟夜静泛波澜,两岸芦花对月圆。
金鳞自入深潭去,空使渔翁执钓竿。
 ■陈明华 书